

無靈魂的人們



無靈的人們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著
作
者

張
資
平

出
版
者

上海晨報社出版部

發
行
者

上海
二八
海
晨
報
社
東
路
第
二
號

印
刷
者

上海
第一
新民
出版
印刷
公司
南
興
坊
七
號

全一冊實價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出版

無靈魂的人們自序

一九三二年春的淞滬戰爭，是自甲午戰役以來，我國民對於三島強隣隱忍了四十年之久的潛熱的爆發，也是給我們在世仇的大鐵錘下壓榨出來的反抗力！

『城濮之役，其報在鄆。鄆之役，楚無晉備，而敗於鄆。自鄆以來，晉不失備。……』日本自甲午之後，不以戰勝而驕，舉國上下，更加奮猛。因戰後實力未充，以受第三國之干涉交還遼東爲莫大之奇恥。於是益傾其全力於國防。男女老幼，皆無日不備，而刻苦奮發。結果獲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是役以後，其國勢亦蒸蒸日上。今竟一躍而爲五強之一，而以東亞之主人翁自命矣。西諺曰：『天助自助者。』翻閱日本國民五年來的奮發史，似乎可信。

翻觀我們中國，如何呢？自甲午以後，經四十年之久，不單對日無備，而且國勢日蹙。卽如國民性，亦日見墜落頹廢，幾乎無以自振。試就今春之淞滬戰役言之，距九一八亦經過了四閱月之久，凡我國人，不論上下，日觀暴日之咄咄迫人，按

常識言，理應有若干之準備。誰知竟有大謬不然者！

十九路軍之下級的英勇士兵，終於『匹夫可殺不可辱』的精神，挺劍而起，對暴日『各自爲戰』了。軍事當局也懇切地爲我們民衆打安神針。一則曰：『我方的物質設備雖不如人，但精神的準備必足於抗敵』。再則曰：『日本陸軍作戰，亦不過爾爾，最後勝利必歸我們』。在一刻鐘前，個個都是在戰慄中，面無人色的民衆，聽見了軍事當局之這種呼聲後，又似乎能『曲盡三陌直躡三陌』了。就這一點，可以看出我國國民不獨對日完全無備，而且對於抗日也不見得有一個定見。我國國民似乎都是宿命論者，只是想度聽天由命，隨遇而安的私人生活。

今先論住在租界裏面的，中上流的資產者吧。他們裏面又分爲兩部類。其一是希望戰場最好移到江灣，廟行，吳淞，寶山，方面去，不要儘靠近租界打仗。靠近租界打仗，縱令無流彈飛來，而炮聲飛機聲也實在是聒人耳鼓，擾亂了他們的奢華的享樂。其二是在租界裏喝醉了，吃飽了，手裏拿着一枝牙籤，一面剔牙縫裏肉屑的享樂。一面大放厥詞作無責任的，與日本斷絕邦交，對日宣戰，及長期抵抗等言論。他

們兩類人的態度，似乎有積極與消極之差。但究其實，躲在租界內，以帝國主義爲護符，對於抗日士兵的痛苦，對於貧民之因戰事發生而流離失所，其漠然無關痛癢之點，則完全同一。藉這類國民作長期抗日的後援，實是危險千萬！

其次就對於抗日戰爭真心關懷的國民說一說吧。我們不能當義勇軍參加前線助戰的人，則唯有在宣傳方面作聲援而已。但據我個人的觀察，在當時上海一帶的報章對於戰的宣傳及情報，實在不免有幼稚之譏。戰事已經爆發了，一月廿九日的上海各大報仍然把我方主帥的駐在地點宣佈出來，對於調遣至前線的部隊亦暴露無餘。雖曰一時的過失，但敵方既以充血的眼睛，詳檢我方的報章矣。又如蘇州的飛機場尚未闢成，而閘門各報，便登載出來。今日說，我們蘇州的飛機場開闢好了，吾人可以安枕無憂了。明日又說，從廣東飛來了飛機十餘架，從徐州又飛至若干架，專待日機之來送死而已。過了兩天，日本飛機果然來了，嚇得蘇州全城的小百姓倉惶叫囂。這豈不是一幕滑稽劇麼？試設想日本人在空中看見，又安得不哈哈大笑。

反觀當時日本報章的報道如何？他們的情報都是沈着切實，他們的議論也不敢

在事前妄下斷語，而只是對他們的戰士及民衆作激厲之詞。明知中國是弱國，不值一擊。然最初因少數之海兵不能敵久有巷戰經驗之我方軍隊，故亦戰戰兢兢，以不可輕敵相戒。至於部隊之爲某屬某屬及人數，則絕對祕密，而對於主帥之在何地點，尤不許稍露。

如上述，以我方和日方之言論相比較，孰爲幼稚，本不難一言而決。這卽是著者早欲提出來爲我國民告的。

其實不僅上述的幼稚言論而已。尤有甚者。在當時，不問是大小報章或播音台，大都作超越常識的情報。以自寬自慰。曰：『踏平三島』曰：『直搗東京』。然此猶可視作激勵之詞，未可厚非。但尙有更滑稽的更無常識的。曰：『我方應用飛雷炸毀了日機若干架。』曰：『日本車隊內部譁變，被日軍當局繳械，網送回國者五六百人。』曰：『日主將植田假裝中國人偷察我陣地，爲我軍所俘。』曰：『日本之輸送船在黃海沉溺數艘。』曰：『日軍死屍累萬，運送回國，在海岸上相迎之軍人家族，哭聲震天。』諸如此類，以爲有了這些宣傳，便可以證明日軍之必敗，而互相告慰。其

意固然可嘉，然其情則大可憐矣。故我說，中國國民多是隨遇而安的宿命論者。

當然，我深信大多數的同胞對於支離破碎的祖國，無時不熱望其早日復興。看見十九路軍決心抗日了，便有一夫振臂，萬夫響應之勢。這固然是可喜的現象。及後來，再看見我國兵士竟能以血肉爲抵抗，支持至匝月以上，自然也更加奮勵。但至三月二日之惡耗傳來，我軍忽撤退至第二道防線了。于是又都垂頭喪氣，以爲天下大事，即從此休矣。我竟不明白何以中國國民竟這樣地無沉着堅苦的精神，受了這小小的打擊，便都意氣銷沉起來了。

到了三月四日的晚上，忽然來了一陣的謠傳，說：『十九路軍反攻至麥根路來了，』『白川陣亡了。』于是全國的民衆又像中了瘋狂，爆竹之聲四起。大家又都以爲中國從今日起，即可以一躍而爲強國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其實當放爆竹時，已知其不可信，——大家又啞然若喪。

中國的民衆是這樣的無常識，這樣的患着神經衰弱症的。所以造謠者得把這樣的中國國民玩弄于股掌之上。日本人聽見固然哈哈大笑。其他各國人聽見，也一定

笑不可仰吧。

中國國民實在是缺少強毅的鍛練。縱令十九路軍是銅皮鐵骨，也無補于國家。這是因為我們民衆實在尙無資格做前線勞苦功高的士兵的後援。

至于住在租界裏的高等華人，更足責了。他們在大戰暴發時，對於前線肉搏的英勇士兵，並無物質上的慰藉，對於從炮火中逃出來的流離顛沛的難民，也無絲毫的同情。有時竟因戰事的延長，妨礙了他們的享樂；而咀咒在前線沉着應戰的兵士們爲多此一舉。等到十九路軍撤退至第二道防線，閘北江灣吳淞等地有劃爲中立區的風聲，他們便從洋房裏鑽出來，駕着光可以鑑的汽車，到交易所等地方去打聽地價了。他們的姨太太小姐們，也因爲厭倦了她們的日常生活，便把殘羹餘飯送到傷兵病院裏來，說是慰勞傷兵。到了第二天，上海各大報便搶着爲之捧場，稱讚某某夫人某某小姐慰問傷兵的熱誠。其實她們在傷兵病榻前走過時，都是拿着一方染有香水精的絲巾掩鼻而過呢。

總之，中國國民大部分都是在過着他們的無靈魂的生活！

滬戰後，有不少的作家以滬戰爲背景，發表他們的文藝作品，盡都寫得很生動。但他們同樣患了一樣的毛病，即是只作正面的宣傳，——暴日的殘酷和我方士兵的英勇卓絕，——而缺側面的激勵，尤少反面的自己清算。——在這個國際戰爭前的國民性民族性的精查。

在戰期中，著者率家小避難蘇州。一面熱望十九路軍的捷報，一面又不禁有一種感觸——我國國民尙缺乏沉着果毅的精神，亦缺少戰時的訓練的感觸。當時即立意寫一篇作品，以作國民自身的反面的清算。所立計劃非常之大。本欲以序文中前部所述的，盡取作題材。無奈限于精力和時日，（因須按日送晨報發表，）不能暢所欲言發揮。到了後半部，又因南行期迫，匆匆結束，未能盡吾願于十一。至今猶感遺憾。篇中所寫只介紹了青年學生生活的一部而已。故乘出版的機會，藉此序文，以補釋久鬱結于我胸中的意向。

最後關於本書的出版，得潘公展袁文彰兩先生的熱誠的贊助，特此致謝。

廿一年，雙十節，著者誌。

無靈魂的人們

……………本篇所寫的：

時期：從萬寶山慘案的時期至滬戰發生之後。

場所：上海及其附近地域。

人物：爲抗日而流血的忠勇熱誠的軍人和青年等是在本書標題的範圍之外。

(一)

從每天發散着陽炎，灼熱得像砂漠般的Y山回來的王少彬，把搜集來的古生物的遺骸和礦物岩石等運搬到教室的標本間裏去後，便一個人回到自己的寓裏來。

在Y山動身前，曾寫了一封快信給房主人，——一位四十多歲的孀婦，——告訴她，他大約于本月杪廿六七日即可以回來，廿六日不能趕到，廿七日早就一定能和他們會面。可是他回到他寓所的門首來時，已經過了正午又二三十分鐘了。

房主人有兩個女兒。她們的生活，表面好像是靠幾個住在她家裏的大學生的寄宿費，其實她們的大部份的生活費是靠她的大女兒阮淑貞的薪水。因為淑貞在市內的一家大規模的跳舞場當舞女，每月也有相當的收入。

少彬手提着一個小皮篋，雙手在敲阮媽的後門。只一刻功夫，他的第二個女兒德貞，雙頰浮着笑靨打開門出來迎他。

『王先生，我們早知道你今天定規會回來。』

『你們接到了我的信麼？』少彬說着伸出右手來握了德貞的手。他忙站在一邊，讓他踏進來。

『等我來，……』

德貞讓着走過去門門。

『你的信，昨日早晨收到。』

德貞笑着跟在少彬的後面，上樓梯。他許久沒有聽廣東姑娘說話的音了，此刻聽見，他立即感着一種和卸却冬衣換上春服時的感情相似的快感。

『你的姊姊在家？』他走上三樓口來了。她還在後面跟了來。

『……………』

但德貞一晌沒有回答。

『還在睡着未起身麼？』

『不，……………她，……………』

德貞又吞吞吐吐地不直說下去。

『她怎麼樣？』少彬追着問。

『她昨夜裏沒有歸來。……』

德貞說了後，抬起頭來望了一望少彬，好像是想從他的神氣去推度他在這時候的感情，——聽見她的姊姊昨夜裏沒有回來家裏睡時的感情。

少彬看見德貞披着長頭髮，像許久沒有到理髮店裏去了。她的臉色也異常的蒼黃，同時有些浮腫，他便想，莫非她是患了腎臟炎症麼。因為他有一個小弟弟從前患過了這種病症，所以他有些知道這個病的外表的病徵。

『你的身體不好麼？』少彬走到自己房門首站着問她。

『沒有什麼。』她搖了一搖頭笑了。

他開了房門，看見裏面洒掃得非常乾淨，傢具和書籍也打疊得很整齊，尤其是書桌上，真是一塵不染。

『是你替我打掃了的麼？』少彬心裏歡喜地問跟他進房裏來的德貞。

『今早我幫着媽媽打掃的。』

少彬看見自己的房裏已經收拾得這樣清爽了，覺得別無事可做，將手提皮篋放下了後，便在書桌前的一把藤椅子上坐下來。

『你坐吧。』他看見德貞儘站着，便讓她坐。

『好的。』她才說了這兩個字，忽然又像想着什麼事情般的，『我也要下去看看媽回來了沒有。』她說着向少彬笑了一笑，走向下面去了。

『等刻替我泡點開水來好嗎？』他想叫住她。

『我一刻再來。』

他早看不見她的影兒了。房裏只剩下他一個人，他更覺得沉寂無聊，無意識地翻過頭去望了望書桌上面，看見有許多信件堆在一邊，他想，

『只兩個多禮拜的工夫，就來了這許多信件麼？』

他一面想，一面把那些信件一封一封地拿起來看，有從自己家裏寄來的，有從北平，南京，及廣州等地方的朋友們，——大部份是中學時代的同學——寄來的，但都是男性的。他翻看了一會，才發見有一封是女性的朋友寄給的。他看見了這封信時，他的心頭便悸動起來。他待拆開來看，忽然聽見樓梯下由遠而近的德貞的足音。

『王先生還沒有吃飯吧，我媽媽叫我來問你。……』

她說得慢，走得快，早走進房裏來，站在他的面前了。

『沒有。』他搖着頭，聲音低小的。

『媽說，你如果不嫌我家裏的菜惡，就請到下面和我們同吃一餐飯吧。』她說
了後神氣像很緊張地在等候他的回答。

少彬想，就陪着她們吃一頓飯也未常不可，不過一想像到滿房裏是鴉片臭和煙臭的亭子間裏，他實在有點不願意，也怕進去。

『不。我就要出去的，順便到飯館裏去。』

他沉思了一忽，便很堅決地推辭了。

『王先生總是那樣客氣啊！不像自家人一樣，怪不得姊姊說，……』德貞說到這裏，便微笑着斜睨了他一下。

『你的姊姊說了什麼話？』

『沒有什麼。』她一翻身，像飛燕般的又跑向樓下去了。

(一)

王少彬是理學院的三年級生。這次和同級生五個人跟一位地質學教授到Y山去，是爲搜集學位論文的材料。他原來是住在學校宿舍裏，自去年秋間認識了一位姓章名醒儂文科學生後，便嘗着了跳舞場和咖啡店的情趣了。由章醒儂又認識了一個由日本明治大學回來的留學生，姓葛名隆的。於是他們對於日本的跳舞場和咖

咖啡店裏的女性也發生了一種興趣。少彬每次從跳舞場或咖啡店回來便痛感着學校宿舍生活的孤寂和枯燥了。

九月初旬的一天星期六，王少彬吃過了午飯，正在想不到學校裏去。到下半年雖然沒有功課了，但到研究室裏去把本星期未做完的實驗工作整理出一個段落來，也未常不好。他喝完了一盞熱茶，待要走的時候，章醒儂忽然走了來。

『到上海去走走麼？』他們叫租界做上海。至於他們的學位證明書製造所是在上海市的郊外，不屬租界，他們便當那個地方是荒僻的鄉村，不當他是上海了。的確，在一般青年大學生的腦裏的『上海』兩個字，是繁華淫蕩的都市象徵。

『也……好……』少彬雖然這樣地回答着，但臉上還表示出不能決意的神氣。

『怎麼樣？你在下半年還有課麼？』

『不……，不……不是的。』他不在意般地回答。

『那麼辛苦了一星期，該到上海去消遣消遣啊。』

『你們文科的學生有什麼辛苦呢？高興時到教室裏去望望教授先生們的臉孔，

不高興時高臥在房裏不起來。……』

『那也不能一概論。大部份還是勤力的。』

章醒儂一邊說，一邊把他的近視眼鏡除了下來，用手巾去擦那兩片橢圓形的玻璃，少彬看見他的近視的眼臉和臉毛，在一閃一閃地跳動。

『但是你不能稱是屬於勤力的一羣吧。』少彬笑着對章醒儂說。

『哈，哈，哈。你真豈有此理！』章醒儂略歪一歪他的腰背，隻手指着少彬說，說了後便把眼鏡帶上。

『給我說對了吧，笑得這個樣子。』少彬也笑了。

『昨夜裏的確有趣。又他娘！』醒儂的湖南口音，他說着提起右腳來一蹬。

『哈，哈，哈。不能告訴你，不能告訴你。』

『那有什麼要緊呢。』

『走吧。到上海後再慢慢地告訴你。老王，真有趣啊，你也該去試一試。』醒儂說了後，又在哈哈大笑起來。